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2017年,为向建军90周年献礼,笔者与北岳文艺出版社合作,编选推出了一套11卷本的《新锐军旅作家“向前”丛书》。该丛书选取了当时风头正劲的11位“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优秀小说作品(李骏、魏远峰、裴指海、卢一萍、王凯、王樾、西元、曾剑、王甜、朱旻鸾、曾皓),将他们最具个性风格的中短篇小说分册集结出版。随即,北岳文艺出版社又趁热打铁出版了《2017年军事文学选粹》,由笔者挑选当年度优秀的军旅小说结成合集,既是当年度的军旅小说概况“立此存照”,也有召唤、呼吁优秀作家回归纯文学写作的意味。而对于后续军旅文学的“收成”如何,且“选粹”是否能持续编选下去,我们当时是心中没底的。

没承想,无心插柳成荫。这个年度选本自此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到如今已连续出版4年,并有渐成气候之势,成为管窥军旅文学年度概况的一本常规书目。纳入“选粹”的作家范围与创作体例也在扩容:从最初以“新生代”军旅作家为主,到文坛老将和地方作家的加入,内容从一开始的中短篇小说扩展到近两年的长篇小说选。在这个过程中,笔者欣慰地再一次见证了军旅文学的华丽转身。如今,由于前阵作家“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文章老更成”,成熟作家“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军旅文学已然拥有了一支年龄层次分明、风格鲜明多样、富于探索精神而又迭代有序的创作队伍。

老作家不忘初心,以生命经验奉献精品力作

结合近几年的军旅文学选本,我们发现,不仅成熟作家有向纯文学回归的趋势,一些享誉文坛的重量级老作家也在多年的深耕沉潜后爆发出惊人的创作活力,重新成为军旅文学创作队伍的“领头雁”。

徐怀中以鲐背之年携一部繁华落尽真淳的《牵风记》,树起了中国当代战争叙事新的高峰。令人惊叹的是,在长篇小说《牵风记》之后,徐怀中并未就此搁笔,而是一鼓作气接续写出了《万里长城万里长》《活过一回,死过一回》等几个短篇小说。2020年度的“选粹”收录了徐怀中的短篇小说《万里长城万里长》,并以此作为书名,可见91岁的徐怀中仍然顽强地保持着始终“向前”的文学姿态。朱秀海近几年的文学成果同样令人惊艳。他对俄罗斯文学丰赡而辽阔的透视,特别是对中国古典文学深湛的修养,让他得以打通小说、散文、古体诗词和电视剧本写作的界限,在多个文学领域游刃有余。朱秀海的短篇小说《永不妥协》《篝火边的曾广红》接连入选年度“选粹”,两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站在当代视角追溯历史,使得革命故事焕发出新的时代新意。

徐贵祥近年来连续创作了几个长征主题的长篇、中篇小说,其中《穿插》的节选与《红霞飞》入选“选粹”。徐贵祥擅长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英雄人物。在几部新作中,作家试图让人物不断出“新”,将故事主角放置于各种极端环境和事件中考量,赋予人物新的生命意义,在死亡、苦难、绝处逢生的底色上,溢出明亮、乐观、热情等不一样的色彩,从而让人物形象折射出长征精神的本质内涵。袁山山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创作产出,她的小说擅于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短篇小说《加西亚的石头》入选年度“选粹”,让读者在平淡朴素的语言中读出军旅人生的别样况味。

新时代军旅小说的集结与冲锋

近年来军旅文学年度“选粹”回眸

朱向前 徐艺嘉

战友》则有极强的现实感。小说以回顾人生的方式讲述了两个与“我”同时入伍的战友多年在部队摸爬滚打、建功立业的人生奋斗过程,亦对其中一个战友误入歧途展开了深刻的省察与思辨。文清丽这几年的创作呈井喷之势,堪称现象级的存在。她的《她从云上来》《对镜成三人》等作品有强烈的女性意识,细腻入微、温情脉脉。从2017年至今,文清丽以平均每年10个以上的中、短篇小说,约30万字的速度与体量反复覆盖《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文学重镇。这种情况即便放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激情岁月中也是令人吃惊的……

此外,一些已经离开部队的作家(如卢一萍、曾剑、裴指海、王樾、王甜、朱旻鸾等人)仍旧心系军旅,将曾经的军营生活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和写作资源。他们当中有的继续书写军旅故事,尤其热衷于深挖革命历史题材;有的随着身份的转变对过去的军旅岁月进行回望与反思,同时也在思考探索如何适应新的社会身份、对标新的人生目标。由这些思考所产生的创作成果丰富了我们的年度“选粹”,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军旅文学的外延。

新锐力量展露锋芒,讲好新时代军旅故事

观察近5年的军旅文学生态,有一个现象尤其值得关注:“新生代”军旅作家中的新锐力量正逐渐展露锋芒,努力摆脱“小我”的文学格局,自觉跟踪现实、回应现实,并且在主流文坛为年轻一代军旅作家争取到一定话语权。

王凯近几年创作势头日盛,此前他人选“选粹”的小说《楼顶上的下土》书写边疆某基地普通一兵的故事。作家多年来持续深耕,不断完善他记忆中的平凡人物,为值得书写的基层军人列传。小说既描摹出真实的军人形象和情感世界,又坚守了理想主义的底色,焕发出真正的军人精神和人性光辉。西元坚定地选择以战争历史为切入点构建自己的文学阵地,不断探索现实的、先锋的、形而上等不同类型的叙事形式。入选“选粹”的几个作品中,《胭脂》是在向传统文学致敬;《芦苇》则聚焦部队建设的前沿,对未来的战争形态进行展望;《在春天里团圆》表达了作家对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普通个体命运的关切,展现出积极回应现实生活的写作姿态。董夏青青近几年接连有短篇小说入选年度“选粹”,《科恰里特山下》《在晚云上》《礼堂》等作品延续了此前边疆系列小说的写作风格。她在边疆生活数年,近距离接触、了解、体验了边防战士的生活状态,于生活细节的直述中表呈边地军人的生存本相。这段特殊经历也赋予了作家更为成熟的价值判断和更加开阔的文学眼光。

“新生代”军旅作家群体的崛起,堪称新时代军旅文学的一抹亮色。作为军旅文学的观察者、评论者、呐喊者和守望者,我们期待着,并相信军旅作家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进一步聚拢、集结,继而彼此呼应、集群冲锋;及时跟踪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浓墨重彩抒写“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主题;创作出更多承载时代、人民和广大官兵希冀的精品力作。



长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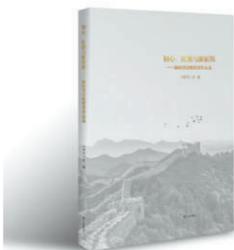
第5322期

新时代诗歌——

诗意抒写中国故事

陈卫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描摹恢宏壮丽的中国梦,怎能没有诗歌的表达?讲述精彩纷呈的中国故事,诗人怎能不在现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诗刊》社隆重策划编辑的诗集《初心·红旗与新征程》(南方出版社),无疑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程,是这部诗集的一个重要主题,如胡丘陵的《历程》、唐力的《祖国奏鸣曲》、李元胜的《娄山关的红火鞭》、熊森的《红军山烈士陵园》、姚辉的《赤水河》、邵瑾的《就是那一盏马灯》、龚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卢辉的《杨家岭》等。这些诗作,再现了南湖、红船、红军路、古田、安源、井冈山、北盘江、赤水河、娄山关、遵义、延安、杨家岭、枣园、宝塔、延河、红军山等党史中著名的地名、风物。多少年来,这些都已成为政治抒情诗的重要意象。进入新时代,诗人们以新的笔触再次呈现这些意象,彰显了对党、国

家和历史的忠诚与感怀。

除了党史中著名的地名、风物,诗集中一些新的名词同样吸引着我的目光。比如,勒勒川的《2020封面中国:十八洞村的笑容》里面写到普通的村民龙先兰和吴满金;王单单的《在飞机上俯瞰花鹿坪》,写到花鹿坪的金忠品、李家英、张德才等人;王二冬的《北京梦》,写到快递员宋学文;赵之逢的《扶贫:春天的路线》写到“比如一组小丫口的代兴良/比如二组小瓦房的方美兰”和“住房安全保障”,还有“285个已经脱离了贫困的村民”;许岚在《党耀中华,祖国芬芳》提到的“骆驼湾村、元古堆村、高蒲塘村、张庄村、神山村、大湾村、杨岭村、长江源村、德胜村、赵家洼村、火普村、华溪村、潭头村、马鞍山村”等。这些极具现实感的地名和人名在诗人的笔下绽放出了新时代的光彩。从退耕还林、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中国人用实际行动追逐、推动着中国梦的实现,这其中的曲折历程、动人故事、感人细节,当然需要诗人们浓墨重彩地描摹、抒写。

诗集中书写我国科技发展崭新成就的诗篇,更是让我感受到有一股强劲的时代新风吹来。书写科技题材,必然要运用大量的工业术语和新名词。这些曾经被认为远离诗意的名词被写进诗歌中,会呈现出何种风貌?从宁明的《致敬,大国重器》中,我既谈到了硬核科技的质地,又感受到了厚重且富有激情的诗意。诗人以宏观的视角,对中国近年来突飞猛进的科技成就进行了一番扫描,其中不乏诗意与幻想的升华:“我还打算制造一辆燃烧海水的汽车/不用再花钱去加油站排队/尾喷管的蒸汽里散发出鲜花的味道/走到哪里,哪里便会一路飘香”。李木马的《高铁,大地乐谱》就像是文字

谱写的高铁交响曲。诗歌写的是北京的高铁建设,具体到了对动车库、编组场等生活现场的具体描绘。“我看见了科学家与设计师钻石般的思想/松枞的长腿和漫山遍野的桃花/看见挖掘机的车铲啊闪闪发亮/立钢架,挂钢筋网,喷混凝土/新八达岭隧道,石头中的藤架长廊/我看见种植在岩缝中的锚索”,铿锵饱满的语言和富有力量感的形象,带着新鲜的风,吹进我们的视野。这些诗人并非走马观花的采风人,他们中有的奋斗在扶贫一线,有的就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龙小龙就是这样一位身处建设一线的诗人。他的《以追光者的名义》集合了大量的流行热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经意就到了5G信息时代/行走的时速比梦想更快/周遭一切被巨大的引力感召着/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人工智能/但凡有所觉察的人们/都在测量现状,然后铆足了全身力气奔跑。”

长江与黄河,千百年来都是中华历史文化的象征。怀揣着新时代的文化自信、理想抱负,将自己融入这些伟大的意象当中,自然也可以写出动人心魄的诗篇。王自亮的《长江九章》、曹宇翔的《黄河诗篇》、叶延滨的《彩虹高原》、陈勇的《大道阳关》、高鹏程的《蔚蓝》、刘立云的《大船》等作品大气磅礴,浩然开阔。如果你热爱朗读,还想要更亲切一些的,再给你推荐几首:汤养宗的《田畴上的父亲》、郁葱的《大地繁花》、戈壁的《阳光坐在麦穗上》,都是令人禁不住敞开心怀、大声朗读的激情之作。

这本诗集可以说是一首全景式展现历史与现实的时代之歌,刻录着中国人民勇于奉献、不懈奋斗的足迹,也向世界讲述了在这片历史厚重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震撼人心的中国故事。

叙事诗的英雄气质

李向阳

造的崇高精神世界。

在写作抒情诗时,赵宏杰擅长描摹意象符号,构建一种壮丽饱满的风格。比如《追寻一艘船的前世今生》:“风正一帆悬!透过猎猎作响的旗帜我看到这艘船,这艘红色的船在黄河上、长江上、珠江上、鸭绿江上、乌苏里江上,在东海、黄海上、渤海、南海上,在新时代一泻千里的宏大激流上一路劈波斩浪,御风而行。”这种略带铺张的感情,如果运用不慎,则不免失之冗繁浮夸,但在诗人做这种铺陈时,注重内在节奏的适度调控和外部章法的新颖变化,把错综的意象和真挚的情感很好地组织起来。

在为英雄人物塑像时,诗人恰当地运用类似白描的手法。赵宏杰在《王杰:寻找英雄》中写道:“一个矮小的、敏捷的身影突然扑向了这人绝望、窒息的炸点——‘嗵!’大地终于

安静下来了,你23岁的生命被一片大火狠狠掀起、永远定格……”这种表现手法,看似是对单独个体的素描,实质是将个体融入集体的一种形象的表达。就阅读体验而言,《秋天的兵器》中那些关于军营日常生活的富于概括性的意象表达,着实令人印象深刻。当代军营的新意、当代军人的新貌,尤其是军人职业的崇高感以及献身使命的荣誉感得到了充分而生动的呈现。

《英雄年代:叙事或抒情》把英雄和历史作为描摹歌颂的对象,诗人通过放飞想象,把感觉、感情和理性统一起来,赋予诗作以鲜活的生命经验,从而避免了叙事或抒情中的空泛议论。赵宏杰有着25年的军旅生涯,与他笔下的英雄神交已久,在着力提炼升华英雄思想境界的创作中,表达了一名军旅诗人的情怀和坚守。

呼唤中国式的战争叙事

舒跃

锐视点

探研本质,开启新知

长久以来,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都是中国当代战争叙事的重要源泉。秉承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美学观念,创作主体依托详实的历史史料,凭借着强大的写实能力,复现并重构历史环境与战争进程,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将抽象、宏大的英雄主义精神进行具象、细腻、丰满且具有人情味的表达,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战争叙事的路径。这些承载了鲜明时代情感与印记的英雄人物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镜像,折射出丰富而厚重的历史信息,展现出巨大而持久的艺术

魅力。

在十七年时期的电影作品(如《小兵张嘎》《上甘岭》等)中,受众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主人公的人民属性。英雄人物或平实、或传奇的经历背后,折射出的是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对个体经历的多层次表达唤起了集体的记忆。电影《董存瑞》详实描绘了我军一名普通战士的成长历程,凝结着普通百姓的悲欢与荣誉感。影片正是在这些日常化的叙事中拉近了故事与观众的距离,唤起了观众的共鸣。在《小兵张嘎》中,创作者反复渲染嘎子对于枪的喜悦,嘎子甚至耍小聪明把缴获的手枪私藏在鸟窝之中。这样的细节描写非但不会招致观众的反感,反而在日常生活场景和意象的堆叠中表现出主人公朴素、乐观的品性。

20世纪80年代中期,根据小说《高



长城雄风(中国画)

张立奎作